

新浪网“万卷杯”中国原创文学大赛（最佳长篇）

主办单位：

 **sina** 中文社区

金庸客栈

 **榕树下**

总顾问：

金庸

评委会

评委会主任：

白烨、陈彤

小说组总评委：

刘震云、李寻欢、

海岩、今何在、

贺绍俊、残雪、

孟京辉、铁凝、

慕容雪村、马雁、

张抗抗、余秋雨、

冯小刚、徐坤、

周笃文、唐晓渡、

崔艾真、孔庆东、

邢育森、林莽、

徐晋如、周国平、

孟繁华、周瓛

紙

門

阿闻 著

万卷出版公司

新浪网“万卷杯”中国原创文学大赛

优秀长篇

紙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門

万卷图书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纸门 / 阿闻著。

— 北京：万卷图书出版公司，2004.4

ISBN 7-5391-2461-X

I. 纸… II. 阿… III. ①小说—作品—中国—当代
IV. I24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65820 号

纸门 / 阿闻 著

责任编辑 方强

出版发行 万卷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市建国路 25 号 邮编:100003

经 销 全国各地书店

印 刷 北京市企亚印刷厂

版 次 2004 年 4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5

字 数 220 千

书 号 ISBN 7-5442-2561-5/I249.5

定 价 24.8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

纸 门

引子

走在高原末端的城市里，纸门街上的人从灰灰土土变换成清清凉亮。这几年，昆阳的气候一直潮湿着，人们就像草木一样接受湿润而衍生些枝节来。

既然世界造就了一些清闲，那么就有清闲的人在自找些充实。清闲的日子永远有故事也永远有时间品味那些故事，当然不止是在这个纸门街上。

几个人按照自己的思维在演绎这里的生活，有的站在纸门街上最高的建筑物上俯瞰大片的昆阳，有的在不宽的街道上放平自己。

本来就是普通的一条街道。

本来就是普通的人群。

本来就是一些普通的日子。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

外来纸门街的和现住在纸门街上的人们，感应着，理解着，面对的都是东方。昆阳，纸门街一直往东走，街的尽头立着个白色的汉白玉牌坊，这个牌坊早年渊源于一扇孩童们糊成的纸质的街门。

第一章 纸门街风月

纸门街 89 号。昆阳的纸门街上最高的楼房共三十六层，第三十六层是个旋转餐厅，吃着什么或者喝着什么的时候，可以从大玻璃窗中看到偏西的昆阳城和东面的山野。我在编写野史，我在读这条街。昆阳在整理多年来的思路，我想的是，我要写写这些野史。我就在这个昆阳的最高处感觉纸门街。我最先想起的是关丘的故事。我认识肥哥，认识丘子，也认识那个不喜欢说话的方春草。肥哥说，老沈我给你讲详细点儿，然后你先写个大概吧。我想我能整好这个故事。旋转餐厅的熟人们问我，你想给纸门街出本书？我说，你们认识肥子吗？他讲了很多故事给我，全是这纸门街上的事情。

丘子家是老坐地户，原先纸门街的最东面有片老房子，丘子一直就住在爷爷留下的老祠堂里。昆阳的老房子多多少少都带一点儿古朴的潮湿劲儿，丘子屋里阴面的墙跟儿上长着青苔，丘子有个营生儿干，就是每天看看青苔的长度，若超过他的审美承受，他就刮掉那些青苔，等着它们重新生长。

据说丘子的名字是后来改的，大概在 10 岁左右改的，原来叫什么名字好像没有人提过，人们只知道丘子姓关。丘子在童年时候摔了一次很重的跟头，肩头和肋下被摔出了两个“筋包”，这两个“筋包”越长越大，两年后，“筋包”把他的身体演变成了古怪的形

状了。那时候开始，他被叫成了丘子，名字直接象形了。

摔坏了身体也摔坏了脑子，丘子说话一点点儿就迟钝起来。纸门街附近没有学校，丘子的爷爷怕他过好多马路去学校再被撞被摔，就不再让他上学。学校老师来家里看了丘子几次，发现他的眼神儿越来越有些呆滞，就没再勉强丘子进入课堂。

后来，人们就能看见纸门街上有一个喜欢呆坐着的少年，面带笑容，身形古怪，少言寡语。该少年不具备任何危险性和攻击性，和气到可以听从任何好意的求助，人们很快习惯了在街上喊一声“丘子来帮个忙”，呆坐在路边的丘子就会应声而起，笑容满面地助人为乐。

丘子实在是个长得很帅的男孩子，眉眼英俊，嘴唇棱角，肌肉发达。只是肩头和肋下的“筋包”酒瓶儿一样大，丘子脖子只好歪着，右臂无法贴紧身体始终被“支”出身体的轮廓以外，看上去好像一直在吃力中，虽然丘子的笑容一直很轻松。纸门街上，丘子只身一人生活着。爷爷死了，爸爸妈妈早年就去了南洋，根本就没有回来的迹象。方家小卖店算是雇佣了丘子，由丘子负责搬运货物和看管门户，方家给他提供一日三餐。丘子十分幸福。

方家，一对母女。母亲快90岁了，女儿刚30岁。这对母女是非血缘的，是老母亲在失去了老伴儿后拣到一个女婴做伴儿，养了这个女儿。女儿命薄，嫁了离了，再嫁又离了，没留下儿女，没留下家财。老母亲姓方，女儿叫方春草。因为言语起来有点儿费劲，丘子就听从开心的邻居们的意见，把“春草老板娘”简称为“草娘”。开始的时候叫得方女子脸红心跳，但听见丘子叫声非常诚恳，就没花力气去让丘子更正，只是私下把给丘子出主意的肥哥给骂了一

顿。

肥哥，方家邻居，单身。自觉得是修炼过文化的人，在信息报上发表过“读者来信”等文字，并一直为此自豪着。肥哥穷追过方女子，未果。肥哥在纸门街上最关心丘子，经常把丘子叫到家里吃些馒头喝些汤。丘子自己说，肥哥就像他亲哥。

丘子被纸门街的人公认为痴人，后来的光景儿里，丘子突然被邻里们立了个新的“牌坊”，丘子成了“伟人”。和丘子一同进入“伟人”故事中的，当然有方女子和肥哥。方女子的老母亲在故事发展的中途去世，老人家看到了一些从没看到的情节，带着复杂的眼神儿告别世界。

丘子是十分爱整洁的男人。早年肥哥的后院儿有个水龙头，这地方成了丘子最惬意的乐园，他一年四季都在这个水龙头下洗澡。丘子洗澡是一直穿着短裤的，这是肥哥特意教导他的，告诉他隔壁就是他的草娘，人家推开自家的后门儿就可以看见他洗澡。丘子感觉委屈，他向来在爷爷的老祠堂里洗澡都脱光光的，穿个裤衩儿他感觉自己洗不干净。肥哥看出来丘子的委屈，说同意他在天黑以后洗澡的时候脱光光，丘子眼睛里就泛出光亮来。

天黑以后，丘子真就没急着回家，就等在肥哥的门口。他在肥哥的后院洗了第一回以后，就爱上了肥哥的水龙头，这个高高悬起的水管儿使丘子不再弯腰弓背地洗自己，而实在是可以站立在地上在身上涂满香皂泡沫，让水流浇个痛快。肥哥指着黑下来的天说，去撒欢洗吧，要是喜欢就可以每天晚上都脱光光地洗一回呢。丘子嘿嘿地笑，给肥哥也弄得嘿嘿笑起来。肥哥笑的比较色情，他斜眼儿看着丘子的裤裆笑，丘子就双手捂住自己的裤裆，肥哥笑的更厉

害了，因为丘子肋下有“筋包”碍事儿，右手怎么也不能完全遮挡住裤裆那里，弄得丘子身体变成了更滑稽的形态。肥哥有点儿邪性，进屋里自己抽了根烟卷儿，就想看看丘子在黑夜的水龙头下怎么个撒欢儿法儿。肥哥鬼使神差地推开门。这一开门可不得了，肥哥惊得目瞪口呆半分钟。水龙头下的丘子转着身体淋着水，头上的泡沫迷了眼睛，丘子闭着眼哼哼叽叽地转，在把身体正面转到肥哥的视线中时，肥哥看见了丘子胯下那条伟岸的坐根儿！肥哥从没见过这样叫人羡慕的玩意儿，就像一根丝瓜挂在了丘子两腿之间……

“我——操！”肥哥脱口而出了一声感叹。

肥哥情不自主说出口的时候，隔壁的后院门儿也响了一下。丘子听见了，肥哥也听见了。丘子赶紧抬头冲洗了眼睛，向肥哥嘿嘿地乐了。肥哥对丘子说：

“你叫草娘给看见了！”

丘子的名声在第二天就震撼了纸门街。当然是肥哥传的。肥哥把丘子裤裆下的玩意儿说得神乎其神，说他活了30年才看到过如此伟岸的鸡巴，说可惜了丘子是个痴人，不然谁家的女人嫁了丘子，就会夜夜在丘子的床上“升天”的。经过一天的传播，丘子下面的型号已经被邻里肯定了：非性欲状态下，长20公分，直径5公分，重量大约500克……肥哥哈哈大笑，觉得自己发掘了人才，丘子不止是纸门街的人才，甚至可以成为全昆阳的骄傲。

方家女子真的是和肥哥同时看到了丘子的玩意儿了。方女子叫喊丘子干活儿的时候，不再大声大气的了，并有些时候开始用眼睛多扫扫丘子的下身。丘子觉察不出来人们对他的异样，肥哥贼头贼脸地坏着自己的眼神儿，自豪地注视着丘子周围因自己的热点传播

而出现的变化。方女子的变化就是被肥哥第一个发现的。肥哥坏笑着告诉丘子，方女子看他时候脸红了一回。丘子不懂，肥哥也不管丘子能不能懂，就像和正常人说话一样，对丘子说：

“你他妈的真叫我羡慕！你他妈的叫我无地自容！”

当个弱智的人往往很幸福，丘子就是。发现发掘某人的弱智，也可能是一些人的幸福，肥哥就是。他们各自享受着幸福。方女子是另外的类型，她一直在应用着面前的弱智者，在这之前她应用的是丘子的体力，在这之后，她想到了在别的方面的应用。

方女子饥渴了很久了。这么说她，并不是说她是淫荡的女子或者是个坏女子。方女子是不再准备嫁人的了，她在婚姻中反复痛苦了几次之后，觉得自己是个十足的寡妇命，嫁人会再次遭受到感情上的不幸。老母亲刚刚上年纪的时候对她讲过女人的宿命，方女子也早知道自己是被从小捡来养活的，娘认命了叫她也认命了，娘俩儿都认命了。方女子正当年，又经过男女之事，她压抑自己但实在是压抑不住。那天晚上她确实看到了丘子的下身，她和肥哥一样也张大了嘴巴惊呆在那里。肥哥说话时把她吓的不轻，忙关上门站在门里，眼中没了黑白没了游动，心跳得要喷出嗓子眼儿了。她经历过两个丈夫，男人的性具给她的印象就像是白水一样无味儿，她为它们兴奋不起来，只是履行着套弄的义务罢了。两个丈夫的玩意儿她都认真地看过，有记忆，但怎么也谈不上“印象”。丘子的“家什”对她来说是毫无记忆的东西，把她震撼了。方女子两腿发软，有想为丘子俯首膜拜的冲动。那一夜，方女子辗转反侧，不能入睡，老母亲静静地躺在一边儿，看着女儿，嘴角动了几动，说不出话来。

老母亲已经在很久以前就终止了语言功能。人老了。

丘子被方女子灌醉的那天晚上，肥哥也给丘子准备了一些吃喝。肥哥站在门口喊丘子吃饭，方女子走出自己的卖店，告诉肥哥说丘子在她家吃上了。肥哥多少有些吃惊，但很快就坏笑着对方女子开始了挤眉弄眼。肥哥在穷追方女子受到拒绝以后，和这个年轻女人的关系发展成了熟人加朋友，言语间，有时在动作上都随意的很。肥哥问过方女子会不会在意，告诉她他喜欢不装饰自己，方女子说，她也喜欢“不装饰的流露”。这句话让肥哥感动了好久，差一点就把方女子规划到自己的“文化人”范畴中。肥哥坏笑，探头象征性地望了望方家，方女子就不由半红了脸。

大家都是明白人似的，好像不用说什么似的。肥哥简直是完全确定了那天晚上丘子洗澡时方女子一定看到了丘子光屁股挺着的玩意儿。他好像能想象出来一个饥渴的女子对丘子那根“权杖”的崇拜——因为连他，作为男人，他都快崇拜得疯狂了。纸门街的东头，一个挂了幔帐的小房间里，身型怪异的丘子昏睡在一张大床上。方女子潮红着脸，轻手轻脚地触摸着晕了神志的丘子，后来方女子用力拽下了丘子的短裤，癫狂地叫了一声，付下身躯。小屋外面的大屋里，老母亲呆滞着眼神躺在床上。不一会儿，小屋里有了方女子的呻吟声，大屋里老母亲流出了浑浊的眼泪。丘子破了童子身，他25岁。丘子虽是弱智的人，但男女之事他好像也知道一点儿，至少他知道自己身体下部分是不可以轻易示人的，也是不可以轻易谈论的。在方女子家睡觉的第二天早上他感觉到下身有点儿异样，不停地偷偷地用手在裤子外面整理几下。肥哥密切地注意着这个叫人羡慕的傻子，自然把丘子的小动作也看了个明明白白。丘子在纳闷儿中，敞开了想自己昨天晚上干了什么事情，可怎么也想不起来。起

早的时候，方女子给老母亲煮蛋花儿粥，顺便也给丘子煮了两个鸡蛋。丘子接过鸡蛋嘿嘿地乐了，觉得草娘对他真是好，比原来他爷爷对他还好。方女子递给丘子鸡蛋的时候，眼睛下意识地描了一眼丘子的下身，然后，不寻常地、极力掩饰地、眼色苍茫地打了个冷战。

方女子对男性开始了最原始的崇拜，这个崇拜她自己并不知道怎么来的。

她读的书很少，字也写不来几个，只是把店里的商品用她自己看得懂的方式记着账，再时常买些花花绿绿的杂志看看上面的美人们。这样的“底蕴”使得方女子不具备什么学问。但对男性生殖器的崇拜好像不是很需要用学问来解释。

肥哥觉得，对生殖器的崇拜来源于原始的野性情愫，在史料里一定查得出来，他很想对方女子透彻地说说这方面的学问，他认为有必要和方女子说说，第一能显示出来自己文化人的资格，第二也能借此来促进一下和方女子发展成红颜知己的打算。肥哥是十分开通的人，心地善良如同个绵羊，他认可了自己想象中丘子和方女子的行为，感叹自己生长得不如一个傻子。但他自信，他可以和自己的女邻居发展成另外一种暧昧的关系，这个暧昧要比娶了方女子更过瘾。

方女子的老母亲还是躺在那里，几乎一动不动。老人家眼睛里看到的是女儿的作为，想到的是自己年轻到年老的过程，还有自己对男性的一些感觉一些记忆。老太太知道，自己已经过去了那些日子。女儿走到她身边对她小声地说了一句“妈您别在意啊”，老人就流出了泪水。

关于这条街，从以前形成的野史中也能找到一些关于纸门街的资料。纸门街大约是形成在清朝中叶，那时候昆阳的这个边缘街区迁移来了很多江浙一带的商贾。开发和创业的日子里大人们闲聊起江南的“牌坊”，也想在这里搭建一个。孩子们听了以后就用纸糊了一个大大的街门立在那里。那天，正赶上一个官吏路过，因为勒不住马缰，马闯烂了孩子们的杰作，官吏被孩子们围攻。官吏自觉对不住乡里，就上书了官府，将这条街改名成“纸门街”了。后来的几代人对这个名称少有追溯，但每提到“纸门”，都想到的是“牌坊”的概念而不是“街门”的概念。

肥哥说，现在说起“牌坊”两个字，人们容易和“婊子”联系在一起，因为有句现代人十分喜欢说的俗语叫做“要当婊子还要立牌坊”。而纸门街经历了几百年，并没有和婊子联系上，就是在旧社会有妓院的年代，纸门街也没能取代昆阳当时最红火的“红灯区”——翠仙坊。

这里一直是平民的区域，丘子傻了好多年了，这里仍然看不见多少高楼，也没有很大的超市，更没有夜里的灯红酒绿。纸门街就在昆阳，但一段时间里也确实好像已经脱离了昆阳。《昆阳志》里找不到当代的纸门街，这里不出官吏，不出美女，不出大腕。街坊们感到奇怪的只是几百年间竟然出现了一个叫丘子的痴人。

丘子是不可以感知虚荣的，也不懂得高傲。没到一个夏天，他被传的“神”了起来，得来了个他很胜任的雅号：神鞭。传说中抢先独占“神鞭”的，自然是方家的女子。

纸门街上开张了一家蛮妹餐馆，里面的姑娘漂亮，老板娘更漂亮。丘子是无意中助人为乐“助”到了这个蛮家餐馆，被全体女生

惊呼着相识的。当天丘子光着脊梁帮餐馆搬了很重的酥油，他奇怪的身形让女生们刮目相看了好久，直到被肥哥在远处喊叫一声“丘子！你草娘喊你去！”才停止了手里的活计，对蛮族老板娘歉意地笑了笑。老板娘分明听到了街头上的那声“丘子”，走过来忙问丘子是不是他真的就是丘子，丘子口齿依然不清楚，但老板娘显然是听清了，她哦了一声，走眼看向丘子肥大的灯笼裤，又哦了一声。

丘子的裤裆里像是别着一把腰刀。

丘子爷爷活着的时候找人给丘子算过卦的，算卦的神汉说，丘子长得太好，命犯桃花。神汉还说，丘子是佛灯火命。当时爷爷不懂，丘子更不懂，只是求神汉给个什么平安生活的方子，而神汉要了钱，却没给丘子指引方向。

丘子已经记不得以前的事情了；他晚上回家，蹲在祠堂里阴暗的墙根儿边上，用个破旧的小铲，刮绿色的青苔。

对于自己下面那个健壮的小鸡鸡，丘子是充满着羞涩的。他遵循的可能是最传统的美德。然而丘子真的不知道现代这光景人们对于“传统”的叛逆。肥哥也说不好人们到底是回归了原始还是追求了自由，反正在纸门街上谈论男女之事谈论性谈论谁的玩意儿大谁的屁股圆，已经根本不用避讳什么了。城里的现代人比城边儿上的“纸门人”更开放，纸门街的乡亲是刚刚步上后尘。

丘子其实只被方女子梳理了一次。方女子再没找机会享受丘子。但方女子找到丘子用丘子能接受的语调告诉了他，说他曾经和她睡过了一夜，虽然丘子什么也没感觉出来。方女子对丘子说：

“男人和女人睡觉是一件十分不要脸的事情，邻居们要是知道了，就不会再喜欢我们了。”

丘子说：“恩”。肥哥继续引诱着丘子去他家后院洗澡，丘子还是在天黑以后去。肥哥叫来一些自己的狐朋狗友，偷看丘子的玩意儿，以证实自己没有传瞎话儿。这个时候，出现的场景很有意思，丘子在夜色里在水龙头下转着畸形的身体，肥哥和一群哥们儿关了屋里的灯扒着门缝儿看。隔壁的方女子也在后门儿开了一条小缝隙，方女子也在心跳着看，并且小动作地摇动着身体。其实肥哥的后院墙外也站着几个人，她们凭借树叶遮挡，偷看着大名鼎鼎的“神鞭”，这后院墙外的女人们是蛮妹餐馆的老板娘和几个贴身的服务员。这刚刚入夜的时辰，丘子是纸门街上唯一的风景。

有几个看似不关联的事情，在围绕丘子的故事中出现，比方说丘子爷爷留下的老房子里的青苔，比方方女子不敢再次梳理丘子，比方肥哥对自己“情敌”的认可而在同时产生的异样心情等等。现在，不关联的事物中，加进了蛮妹餐馆的若干女子。

蛮妹算不算“土著”，没有人去查究。但这些高原的女子对雄性、对刚阳、对男性生殖器的理解却实在不同于城里的百姓。阴柔的人群里，蛮人是另类的，多年的“汉化”怎么也没能改变她们心中的原始。于是，丘子给她们发现，就被她们筹划进自己欢快的游戏当中。丘子是痴人，他不会觉察的，就连不是痴人的肥哥，也同样没有想到，被丘子震撼过的方女子就更不在话下了。

蛮妹们堵截在丘子爷爷的老祠堂里。丘子洗干净了自己，吃了方女子的馒头喝了肥哥的菜汤，走向自己的家门，被娘子军按倒在地。丘子惊呼起来，点上电灯。当看到面前一群妖艳的女人们时，丘子害羞地笑了。蛮妹们没用什么招法，门路和方女子的一样，端了酒菜来感谢丘子帮她们餐馆搬了酥油。丘子喝了一碗酒，口齿就

越发不清，喝了两碗酒，腿脚就没了着落，到第三碗酒的时候，丘子几乎不醒人事。蛮妹们是遵从老板娘的嘱咐，在丘子的米酒里下了味精的，使得丘子很快进入太虚境。余下来的时间里，老祠堂的门口站着两个看门的女人，后门也站着两个蛮妹，老板娘自己守住丘子，把昏睡的“神鞭”看了个明白，套弄个痛快。高原的山野女人不像方女子那样矜持，欢叫声尖尖细细，深夜里，整个纸门街大概都听得见。

强奸过程中，女人可能是翻滚摇摆得厉害了，衣角上染绿了丘子墙根儿上还没长浓的青苔。丘子进门后就被按倒，没来得及取了小铲儿蹲在墙根儿刮青苔，没想到阴湿里长在角落的东西，也能被奸情给磨擦到。

第二天是肥哥给找来了警察。米酒里的味精可能放的多了些，太阳老高了丘子还没醒。肥哥家离老祠堂并不远，方女子的几声抱怨就给肥哥弄得仗义起来，起身来找丘子。肥哥看见衣冠不整的丘子昏睡在地上，怎么摇也没给摇醒，试了鼻息发现微弱的厉害，就变了脸找来了民警。人们警察爱人民，傻子是个好人，民警早就器重了。丘子被民警掐人中给疼醒了，怎么也记不得发生了什么事情。警察的习性管用，看见了被磨掉了一大块的墙根儿的青苔，就此开始了追查“元凶”。

纸门街上安定了几百年了。

衣服上染了青苔的餐馆老板娘并不知道自已“有染”，照例干着营生，照例回味着夜里的爽快。她被带到纸门街派出所的时候，竟从容地看了看几个民警同志的裤裆，当觉察出来他们的胯下都不如丘子有型后，眼睛里明显地流露出了对这些“雄性”的不屑。

毕竟法律就是法律。餐馆的老板娘被罚了款。派出所的同志们很佩服蛮族女子的诚实和大胆，但这样地侵犯一个傻子，毕竟是犯了王法。老板娘用土著의思想和纸门街的民警们解释着来自体内的冲动，把全体革命警察弄得满脸通红。民警们说，不管怎样都得惩罚这种不道德不文明的行为，在“罪犯”表示愿意接受惩罚后，他们又问道：

“那丘子的家伙真得让你们女人着迷？”同来的蛮妹们几乎异口同声：

“是！”

肥哥当然不知道自己得罪了蛮妹餐馆的所有女人。他还家里为傻丘子抱不平。他也是心疼丘子，说好歹咱纸门街上出了个傻瓜让大家有机会表示出“爱在人间”，大家照顾着丘子才是，可丘子偏偏出了名。这人怕出名猪怕壮，不管丘子是因为什么出的名，对这个傻子都不是一件美妙的事。肥哥自己心里想，方女子可能已经强暴了一回丘子，这回看丘子早上躺在地上的形象，也是被人强暴了，这世上有句骂人的话叫做“被傻子操了”，真他妈没想到还真有许多女人喜好这口儿！他自己嘟哝：

“被傻子操了和操傻子，不都他妈的一样？”

丘子被派出所叫去训话了。民警同志告诉丘子，不要和女人来往，不然就会总被人家看见没穿裤子的模样。丘子明白了没穿裤子就等于让人看见了小鸡鸡，那是丢脸的事情，还有，丘子明白警察是好人，警察告诉的话没错儿，就满口答应了派出所的同志们，表示了决不让女人再打他小鸡鸡的主意了。

研究了好久“中华性学”的文化人肥哥已经初步弄出来了一些